

云水悠悠



白云禅师 / 著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YUNSHUIYOUYOU

悠悠悠悠

云水悠悠



白云禅师 / 著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YUNSHUIYOUYOU

悠悠悠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水悠悠/白云禅师著. -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6

ISBN 7-80123-746-3

I. 云… II. 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010209 号

云水悠悠

白云禅师 著

出版发行: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(100009)

电 话: 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211(编辑部)

责任编辑: 袁 珂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记录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9.125 印张 192 千字

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3000

书 号: ISBN 7-80123-746-3/B·337

定 价: 22.00 元

目 录

第一部	山川之旅	/1
第二部	戎马之旅	/107
第三部	海天之旅	/135



山川之旅



桃江的初夏最美，翠绿的流水，青黛的群山，在蓝天白云下，把浮丘山的山脚点缀得有如百美献舞；高耸的碧云峰，像是巍然屹立的王者，在愉快地享受这份“唯我独尊”的权利，几乎忘了这个世间的多少苦难。

时正中午，峰顶的雷音寺，此刻正钟鼓齐鸣，鱼罄价响，庄严的梵呗声，透越殿宇，直冲云霄；殿中央，胡跪着一个年约七岁的小男孩，身着玄色海青，麻与碎布编制的多耳鞋，鞋底洁净无污；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瘦高的老和尚，身穿黄色海青，红色袈裟。这时，他的右手正拿一把剪刀，左手握住小男孩的发辮，毅然地把一撮长发拦腰剪下；然后由一位中年比丘，捧一盆热腾的皂角水，把小男孩的头发洗濯涤净，再由老和尚拿起剃头刀，很谨慎地用密印加持了一番，才把刀口平置在小男孩的头顶间，说道：

“第一刀，断除一切恶！”说完，把头发剃了下来，然后将刀移向左边说：

“第二刀，誓修一切善！”

说完，把头发同样剃下来，然后把刀移向右边说：

“第三刀，愿度一切众！”

说完，照样把头发剃下来，然后很快地挥刀剃发，不一阵工夫，小男孩的一头青丝，剃得一根不剩，光秃秃，白嫩嫩的。

此刻，排列两旁的比丘僧，正在高唱着：

“金刀剃下娘生发，法王座下又添孙。”

原来寺院里正在举行庄严隆重的剃度仪式，当仪式进行完毕，老和尚慈目微垂，站在殿中央，对面前围绕着两百多位观礼的僧俗，以他洪亮的声音，缓缓地说道：

“各位大德！今天是四月初四文殊菩萨的诞辰纪念，值此吉日良辰，山僧为此子剃染出家，诚然是一大殊胜因缘，将为我佛座下增添一善根佛子，为我临济宗下参入一份力量；尤其，我天岳门下至山僧迄今三代单传，度此子而承法统，可以说是一份重责大任，如行危岩，如履薄冰，稍一不慎，则必灭香绝火，从此宗下除名，派下断号；是以，法统名派，全赖此子了！”

老和尚说到这里，启目环视，然后沉重地说：

“在场缁素，有的是为长者，有的是为同参，有的是为晚辈，不论如何，山僧希望大家同心护持，使此子能成为我佛座下一名法将，则各位的功德，必定是无量无边的！”

老和尚说完，由一些身份较高的僧俗相接开示和祝颂；气氛流露出欢乐，期待，祝福……的确是禅悦法喜，慈悲无量。

二

夜色有点凉意，一轮淡淡的娥眉月，悬挂在稀落的星群间，深蓝的长空，偶尔划过一道流星，把空际拖得更深邃了；微拂的晚风，挟着薄薄的蒙雾，慢慢地卷向山来；渐渐漫布了整个浮丘山，而至整个山的诸峰，而至最高的碧云主峰，而至整个夜空——终于星月

失色，一片迷茫把世界包裹住，宛若变成了一个无限大的棉花团。

无边的蒙雾里，在雷音寺的西北角，那片名叫狮头岩的巨岩上，此刻正盘坐着一位瘦削的老和尚；他，正是白天为那个小男孩剃度的住持和尚。

夜色虽然迷茫，令人分不清景物，但是老和尚脸上浮起的一抹惬意的微笑，却像一抹阳光，显得格外明朗。此刻，只见他那双明亮而慈祥的眼睛，向遥远的群山凝视，凝视那蒙蒙的雾景，像是沉浸于一个遥远的梦里。

老和尚的思维一直在起伏着，从他那不时生起变化的面部表情，便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；可不么？今天他完成了八年来的心愿，不！应该是更久远一些，自从他继承了恩师月季老禅师的法统以来，至今已经是三十个年头了；三十年来，一直许下的一个心愿：

“此生中将寻找一个不亚于自己的弟子，宁冒着三代单传的危险，也不违背师门的家训，去做个滥竽充数的罪人！”八年前，在心愿的三十个寒暑里，终于他得到了一个机会，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；八年前，当他回返北国的文化城——北平省亲时，顺道探望曾经共读十年寒窗的学友，竟然不经意地结下了今天这个善缘。

他清晰地记得，那是九月的重阳日，沙井胡同的一座深院里，客厅中坐着他的同窗好友夫妇俩，女主人怀着身孕；他和好友结束了一次围棋战之后，于品茗时闲谈，而引起了话题：

“人家说和尚都能未卜先知，你能测知这第二胎是男是女么？”女主人说。

“测准了怎么说？”他微笑着问。

“和尚还有什么希求？”男主人故意说。

“希求？”他在心底默念着这两个字，忽然间诱发了他的灵机，一个不可思议的意念，像阳光下变幻的景物；虽然发生在遥远的远方，叫人看不出那内里究竟有些什么？但是，却令人深信摆在眼前的是美好的事实，是很容易诱惑人心动的。

“这样好了，如果给我不意言中，就送给我做徒弟好了！”他狡猾地设下一个圈套。

“你的意思认定是个男孩子？”男主人说。

“如果是女孩？”女主人补上一句。

“是女孩与我无缘！”他很平静地回答。

“我就不信你真有神通！”男主人不服，接着说：“真要是个小子，准给你做徒弟！”

“好！”他像是先付定金，赶紧接上去，唯恐卖主反悔，并且加上一句：“一言为定！大嫂也同意了吧！”

“咱们是夫唱妇随，只怕到时候你牛皮破产！”女主人也兴致勃勃地回答。

就这样，在不经意中结下了这个善缘。

又是一年的迁流，大地从冰冻中醒过来，柳条儿已抽出了新绿，布谷鸟也唱出了心声；江南的三月已经变成了翠绿世界，那漫山红似火焰的杜鹃花，就像是少女们的春装，是那样的令人目眩。

人们都在为春耕而忙碌，忙得喜笑颜开；因为，那种在田地里的是一团团的希望，充满了延续生命活力的希望，包括自己、别人，这世上每一个有生命的众生。

农忙的日子里，雷音寺的住持，那个瘦高个子的老和尚，他虽然没有在为农耕忙碌，但他的心底里，却也正在期待着一个新生命

的来临。他曾不止一次地在计算时间：

“三月底，四月初！”

新生命降临的时日快要到了，他迫不及待地整理了一个包袱，背后挂着一顶竹笠，赤足芒屨，独个儿到长沙搭船往北方进发——

三

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，无论是天气、环境、气氛，还是欧阳教授一家大小的心情；尤其是在后院里的假山旁，结跏趺坐于那片青石板上的老和尚，他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与平和；只见他一会儿望望天空，一会儿看看花木，一会儿闭目沉思……

他是在等待一个时刻的来临。

在他的思维里，那时刻将给他带来很多很多；是一些说不出来毕竟“是如何？”的事，或许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希望，或许什么都不是！或许仅仅是使他“空欢喜”的一刻；不过，他像是有一种奇妙的预感：

“将是一个充实的事实！”

阳光自东方逐渐升高，气候已在逐渐转暖；初夏的日子本来就是宜人的，一年中的此刻，不也正是充实的时刻么？

“哇！哇！”

隐隐地，一阵充满了“人生韵味”的声音，说不出是喜是悲的生命吭歌，从厢房里传了出来；像沉闷的阴霾，突然暴起一阵雷响，震撼着整个院落里每一个人的心弦。

老和尚禁不住站起身来，迈步向厢房的客室；这期待的时刻终于来到，像倚闾待儿的老母亲，盼望着爱儿归来的时刻，终于让他盼到了。

当他跨入客室时，男主人欧阳教授早已在座了。

“是我赢了吧！”

他说出了内心的喜悦，虽然他已经是鬓发斑白的老和尚，而且具备了近三十年的禅定基础；但，关系着三代单传的命脉，关系着祖庭法系的延续，这是他唯一的希望，一个必须成为事实的希望，叫他如何能抑制住鼎沸的情感，而强迫自己平心静气，无动于衷？

“你确信这小子有根基吗？”

“你在怀疑？”

“但愿是的！”

“时间会证明一切！”

“我是不愿输给你的！”

“但愿不是为赌注的大小，而是为赌注的可靠性！”

“我们的信用像你的一样。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！”

“放得下么？”

“彼此！彼此！”

二人的谈话，在一阵哈笑中结束；客室里有丫头送来的香茗，气氛已随之变得热闹了，整个家庭中的老少似是全体动员，加上助产妇穿梭其间，显得格外忙碌。

然而，此刻厢房里，女主人为这新生命的诞生，似乎并没有为她带来欢喜；因为在她的希望中是一个女孩，她像是对女孩有着特

殊的感情,当她头胎生下来一个男孩之后,这种感情愈来愈浓,几乎在这十个月怀孕的日子里成为她念念不忘的生活全部。

至于生男孩将会促使他成为一个出家的佛弟子,她并不是为此而不欢;虽然她不是一个佛教徒,而且还是个受过洗礼的标准的基督徒,但她却深信“因缘”二字;基于在她教育知识的领域中,不时发现人生问题的产生,无论是任何的际遇,都逃不了“因缘”的安排;固然牧师们曾强调那是“上帝的安排”,可是,她想到“仁慈而又万能的上帝”,似乎不会把一切残酷的事实,去安排在崇拜她的子民身上;否则,便无法信奉上帝是仁慈的,是万能的主人!

“人,与生俱来就是有罪的!”这种思想在她的信仰过程中,一直认为值得研究;因为,“罪”的形成毕竟是来自何处?谁造成?谁赋予?如果归之于上帝的安排,便没有了“我”的一切了,既然连“我”的一切也没有,那便不应该有“罪”的发生,谁都知道,人生的种种是发生于“我”的一切言语和行为上,而言语和行为的造成,是发生在某些“因缘”的变化中,而“因缘”的变化,正是“我”所造成;由于这种逻辑的道理,使她深信一切归于“因缘的结合”,便是人生现象的根源,也可以说是枢纽,她凝视着床上的内帐顶,那洁白的颜色,正像她此刻的心情,是一片空泛得一无所有的景象,她忽然感到有些累了,可能是身体上的疲劳。

终于她微阖住双眼,静静的。

四

尘凡老和尚，湘益桃花江上游浮丘山雷音寺的住持和尚；当他完成了心愿以后，所剩下的就是今后如何培育的问题了。

基于欧阳教授的家庭，世代书香门第，自然不能为了后代子孙出了家，而忽视了良好的教育，平添一份遗憾；当他把孩子领来寺院之前，他清晰地记得：

“孩子太小，需要照顾。”欧阳太太说。

“这点大可不必挂心！”他毅然地回答。

“可是，他不能不念书！”欧阳太太似是有心找难题。

“做和尚照样要念书！”

“不过念几本佛经而已！”

“没有汉学作基础，想念佛经也不成！”

“多少和尚不识字却能念佛经！”

“各有念的情形不同！”

“不是同样做和尚么？”

“大学教授与学堂老师不是同样教书么？”

“做和尚能跟教书比？”

“你忘了和尚是普度众生的僧宝！”

那次的谈话不是争辩，而是一次圆满的开示；不但赢得了孩子归他培育，而且还种下了欧阳夫妇以后菩提心生起的种子。就像佛经中所说的“善缘”，确然结下的是一份殊胜的善缘。

事实上这种错误的观念,在中国社会上,正是造成“僧伽”的人格与地位一直不太景气的症结;同时也影响了佛教的价值,这便是所谓的“连锁反应”,属于应该觉醒如何去弥补的迫切问题;也可以说是为了“教”的兴盛,“僧”的声誉,都待大力改革和宣扬,否则,唐宋时代的佛教盛况,将永远只是个历史名词,再也不能复兴于后世!

虽然,他本身远离于“改的精神”,但他却有“改的意识”;亦如他自己沉醉于禅的世界里,却从不到处标榜禅,而又希望禅能发扬光大是一样!

夜,渐渐地深了。

他起身离开狮子岩,回到方丈室。

方丈室是一片石岩开辟出来的,面积不大,靠右由一道短石墙分隔;左边的一间是他的禅房,右边的一间原本是他的小客室,如今改作新收的爱徒寮房。

寮房中,设了一床一桌一椅,和桌旁满架子书;床上铺一张竹席,新剃度的小沙弥侧卧在竹席上,身上盖一条淡黄色的棉被,小光头枕在黄藤编的枕头上,均匀的呼吸,微笑的脸庞,像是睡得很甜。依靠在床头照顾小沙弥的侍者,似是疲倦侵蚀了他的清醒神智,此刻正陶然于梦里。

老和尚唯恐惊醒了爱徒,蹑步走近侍者身边,伸手摇醒他,示意他回房去睡;然后自己盘坐在床上,闭目养神,渐渐进入禅定。

一个恍惚如梦的意境,像往事般呈现出来。他走进了一个世界,庄严肃穆,寂静幽雅;重重的山峦,起伏的丛林,飞泻的瀑布,奔驰的流泉,点缀着处处伽蓝;佛殿的屋顶,飞檐腾阁,彩凤蟠龙,极

为金碧堂皇。山门上，悬着“清凉山”金字黑漆巨匾。

“清凉山不是咱们五台后山么？”

一位中年比丘手牵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，男孩身着竹布长衫，黑色马褂，脚套一双青缎面的方头鞋，洁白的布袜裹在裤管内，系着淡蓝色的绸带；头上戴一顶瓜皮翠玉顶青帽，脑后垂一条近尺的发辫，走在路上一晃一晃的。小男孩走在中年比丘身边，轻轻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“是啊！”中年比丘漫应道。

“可是不像呀！”小男孩疑惑地问。

“你像个沙弥吗？”中年比丘反问道。

“像文殊菩萨不行么？”小男孩狡黠得很。

“哦！”

中年比丘倏地放开了小男孩的手举首凝望着“清凉山”三个金色大字，他的思维蓦然投入了沉思，他的灵智若有所悟——

似朦胧，似清晰，似飘忽不定。

似陌生，似熟悉，似曾相识时。

那影子——

“娘！我要解手！”

突然的呼声，发自小沙弥，惊醒了老和尚的寂静意境，被拉到现实的禅房；他起身把桐油灯拨亮了一些，然后从床底下拉出来一只木质尿桶。

“敏儿！出家了，自己起来小便！”老和尚指着尿桶，沉沉地说。

“是！师父。”小沙弥顿然觉醒，轻轻地应了一声，乖乖地爬起床，在尿桶处胡乱地拉了开来；一双小眼睛仍然惺忪欲睡，把小便

拉在桶里桶外都是；老和尚见了，皱了皱眉头。

“下次要小心一点！”老和尚提出警告。

“是！”小沙弥漫应了一声，回到床上躺进了被窝，老和尚伸手把被子替他盖好，然后结跏趺坐，闭目养神。

夜，深沉，窗外显得很暗。

山峰顶上的寺院是沉静的，除了偶尔传来一两声夜莺的啼叫，几乎只能听到寺后的阵阵雷风声；雷音古刹的得名，便是来自峰岩与后山相连的一片断岩处所发出来阵阵雷风声的缘故。

在无边的夜里，老和尚的思绪变得反而零乱了；像海边的潮水，起伏汹涌，动荡不定，一会儿近，一会儿远——

五

天岳山梵音寺的本山，位于汨罗江上游，古名叫做天岳，八小山之一，佛教中称做小南天；山峦绵延，北接幕阜，与江西的武功山共成分水岭，处处流泉飞瀑，山上奇岩古树，怪石琼花，确然是尘世外别有天地，不亚于世外桃源。

小南天的范围很广，殿宇寮堂，几乎组成了一座小城市；靠近文殊殿右侧的老龙坡，设有一座沙弥园，园中除了一处观音洞代替了殿堂之外，依山腰之麓，是一座三排成品字形的建筑物，正中一排是书馆与斋堂各占一半，两边是沙弥们的寮房；寮房里是木板大通铺，房内大致还算整洁，无论是衣物枕被、洗面用具等，都有一定的位置。

园中共有五十多个小沙弥,年龄自五岁到十四岁不等,清一色的小男孩,个个长得眉清目秀,大体上体格都很健壮,只有少数刚进园的显得很孱弱,有的甚至还患有重病或绝症;那都是来沙弥园以前,在家中就认定活不久了的孩子,做父母的把他们送进园,期望在三宝的慈力下,有希望活下去。事实上这类孩子,在园主与较大的沙弥们的照顾下,一个个活得很好,而且病症也随之消失了;那并不是神妙的奇迹,而是寺中的正常生活,加上清幽环境,加以细心调理,无疑地会走上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的局面。

此刻,园中的小沙弥们正在追逐嬉戏着,一群灰袍光头的孩子,活跃于九月的秋阳下;微带寒意的山上,血红的枫树,光秃的桂桐,枯了的草地,以及那平静的小湖,较之绿色的春,却有另一番景色。

小湖靠近一片奇岩,湖东耸立着一片苍松,松下对坐着两个十二岁的小沙弥;两张微现红润的脸庞,都是那样英俊可爱,虽然面上浮着稚气的笑,但是,另一种隐露的庄严之气,却不逊于一个六十老僧。他俩结跏趺坐,手捧弥陀印,微目直身,谁也没有不自在的表情,的确像两个大和尚在议论什么哩!可不?且听他们的对话。

“七岁出家跟十岁出家并没有差别!”穿玄青色僧袍的说。

“大和尚们总是称赞愈早愈好!”穿灰色僧袍的说。

“如果只是持斋不修学,生下来就出家或六七十才出家,应该都是相同的!”

“你将来也会是个大和尚!”

“和尚只分老少。”